

# 拍电影，“二度创作”比“从零开始”更靠谱

## 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上，著名编剧述平谈创作：

### 编剧就是帮导演抬轿的

都市喜剧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改编自述平的短篇小说《晚报新闻》，在张艺谋的导演生涯中，算得上另类。该片讲述了青年赵小帅对漂亮姑娘安红的疯狂追求，“安红，我想你”更成为经典台词。

羊城晚报：通过这次展映活动回看《有话好好说》，感触如何？  
述平：因为参与了作品创作，我看一些场景时会分心，想起了很多创作时的东西，然后看着看着脑海就脱离了剧情。这种一脚门里、一脚门外的感觉是编剧身份造成的。

羊城晚报：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？  
述平：那时候，张艺谋刚导完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，想要拍一部城市片。我当时还在写小说，他挺喜欢我的小说，就让我从长春到北京，跟他聊故事。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写剧本这事，没有这方面的理想。这种人行方式并不是我选择的，是被他生生给拽进来的。他当时也不知道要拍什么，但买了我的小说版权，最后拍了一部。

羊城晚报：当时你是一个编剧小白，为什么要用你？  
述平：张艺谋愿意找作家来聊事，是知道作家有从创作作品的习惯，而且对作品熟悉，知道导演想深挖的内容是如何来的，还能拾起一些在小说创作中舍弃的材料，帮助导演挖掘可能性。作家本身也有写作能力，与导演互相碰撞，

容易出东西。

羊城晚报：张艺谋是不是把你“剥削”得挺惨的？  
述平：他不算剥削，算榨取，翻来覆去地折腾。好几稿加一起，我给他写了一共90多万字，改了接近一年。他不知道往哪儿走，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，我听他吆喝，拿我的稿来做实验。我愿意把小说和剧本当成两个作品看待，它们成型的时候，各是各的，完全不一样。电影剧本可能只用了小说的30%。

羊城晚报：没少吵架？  
述平：很少吵架。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恰当的，知道导演是第一位的，自己要帮导演抬轿。我很清楚，我说：“我不写了，我要走！不跟你搞对象了！”导演会马上说：“那你走，别干这活儿！那就分手了呗！”良性合作显然不能到那一步。

羊城晚报：做了快30年编剧，现在应该轻车熟路了吧？  
述平：说实话，我不太愿意改别人的东西。我的重心是写小说，现在也没必要写太多剧本，几年写一部，对得起自己就行。如果为了挣钱去当编剧的话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还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，愿意编让我乐在其中的故事，符合审美，干得舒服。我去年写了一个改编自黑泽明《战国英豪》版权的故事，应该今年会上映。



左起：葛优、述平、姜文、周润发(资料图)

### 拍电影应该是“二度创作”

在影视作品创作过程中，编剧的核心职能是创作故事、安排情节，随着行业发展，越来越多人跨界加入编剧行列……他们真的适合吗？述平担任多年编剧，从未想过当导演，他还是相信，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。

羊城晚报：所以，《有话好好说》的磨练，让你逐渐从小说作者转变成了职业编剧？  
述平：职业编剧要服从于一个大目标，在局部范围发挥主观能动性，没有太多发挥空间。从零开始创作，从零开始太厉害了，要求你像伍迪·艾伦、昆汀·塔伦蒂诺这样的导演，本身就是擅长说故事的作家。

羊城晚报：但伍迪·艾伦、昆汀·塔伦蒂诺这种作家型导演少之又少。  
述平：我们采用的是导

演中心制。一些导演会觉得他是第一位的，要参与创作故事，改剧本甚至写剧本。但不是所有导演都具备写好剧本的能力。在我看来，导演应该像一名组织者，找编剧、摄像等，最后作好判断，但不必要自己写剧本，那不是他们的长项。所以，我希望电影是“二度创作”。

羊城晚报：什么是“二度创作”？  
述平：主创拿到剧本时已经有50分的内容了，题材、人物关系、情节走向有了，大的框架都在了。主创在此基础上寻找真正需要的内容，再生发一个新内容。这比你从零开始，不知往哪儿走要好。很多心气比较高的导演，一上来就想创作一个惊天动地、前无古人的故事，这往往干不成事。

羊城晚报：这个时候就

需要一位编剧站在导演旁边？  
述平：导演要建立他的电影世界，得从编剧那里拿东西。但并非好导演、好编剧都能合作。两个人最起码要三观一致，跟谈恋爱一样，契合度很重要。两个人要往一个方向走，有呼吸感，不至于谈一场戏，谈着谈着就谈不动了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有很多IP作者参与编剧环节，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  
述平：IP原本指版权内容，但如今被一些人特指为玄幻、穿越等网文小说，有些版权甚至能卖到几十万元，那是很多严肃文学IP望尘莫及的。一个探险类的大IP找过我，我回绝了。这些故事离我的文学审美很远。我没法深入到它们的世界，引起共鸣。

### 还原度的问题不能怪编剧

近年，编剧维权事件频发：编剧和导演的署名权之争、编剧和作家的原著改编权、编审权之争等话题，屡屡引发舆论关注。

羊城晚报：不少作品被改编之后，原著党会对还原度感到不满，你怎么看？  
述平：这不是创作问题，而是工业化生产的问题。编剧怎么改，改成什么样，出资方说了算，还原度的问题其实怪不到编剧头上。当然，编剧和资本关联不大，主要还得跟导演聊。

羊城晚报：看了烂片烂剧，很多网友会骂现在编剧的入门门槛太低，是不是真的很低？  
述平：这可能也是多人参与影视工业流程的结果。即便编写出来的东西有问题，但也有自己的话语逻辑。如果主创都参与修改作品，即便所有人给的都是好意见，但放在一起也很容易成为“四不像”。妥协出来的结果，有时不如编辑的原版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不少编剧会提出一些诉求，比如宣传排位、版权争议等问题，有些问题呼吁了很多年，有用吗？  
述平：一方面，项目不在你手上，你说了就不算。好

莱坞也是这样，资方买的是编剧的创意。像J.K.罗琳这样的作家编剧，才能拥有足够的话语权。另一方面，也得看题材。面对经典作品，资方也不敢让编剧乱改；但对于一些文学性较差的网文，编剧肯定会改动较大。

羊城晚报：在你看来，这几年编剧行业的整体素质是整体提升了，还是下降了？  
述平：整体提升了。近年好多好剧、好电影都出自年轻人之手。编剧素质整体在滚动式地向前发展，这是必然的。

### 这年头没有怀才不遇的事

述平与姜文合作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已成经典，他表示，这类作品放到现在不一定大卖，但足以载入史册，毕竟，任何时代都需要好内容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我们为什么很难看到像《太阳照常升起》这类电影？  
述平：资本逐利，更关注票房，行业弥漫着商业味，这是电影产业必然经历的阶段。但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片方便不能用烂片糊弄观众，往更高处走，产业会慢慢形成良性循环。现在行业已经开始转变了，因为观众不傻，遇到不好的片就会直接骂。

羊城晚报：但是对于一些文学性较强的电影，观众还是不太买账？  
述平：对。创作方和观影方，某种程度上在玩一场游戏，在此过程中慢慢磨合。一些影片如果想被更多人看到，就会在“成长”中改变“样貌”，从

而跟观众达成某种契合。电影还是得拍出来让观众看，如果是自说自话的纯个人化电影，当然没人会看。

羊城晚报：《太阳照常升起》这种片子放到现在，票房应该不会高吧？  
述平：肯定的。不过，一部好作品不会因为票房而影响口碑。对创作者而言，需要的不是票房反馈，而是创作乐趣的回馈，口碑是获得成就感的最重要指标。观众的讨论和喜欢，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，我能感觉被理解了，和观众打通了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行业获得机会是更难还是更容易？  
述平：至少对于编剧而言，是越来越简单。这年头，没有怀才不遇的事。你在网络发剧本，只要是好故事，就不怕人看不见、找不着。但光有壮志和决心，光喊“我想拍电影，想成名”没用。虽然影视圈是名利场，但最终要看实力。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1月4日下午，2021中国济南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开幕。这次，著名编剧述平在展映板块带来了他的成名作、张艺谋执导的《有话好好说》。这二十多年间，他还与姜文导演合作了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让子弹飞》《一步之遥》等话题之作，而他编剧的《赵先生》《无人区》等作品也是好评不断。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，他谈到了《有话好好说》的创作、对编剧职业的理解、围绕编剧圈的争议以及对影视行业的展望。

## 《南越宫词》喜擒“金鸡”后，广州粤剧界共商发展

# 传承粤剧，既要溯源，也需创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图/杨溥舜



分享会嘉宾合影

### 得奖证明了粤剧的广度与深度

近年来，广州深耕粤剧电影领域，通过艺术与科技的融合，让戏剧之美在大银幕上绽放。从《传奇状元伦文叙》《白蛇传·情》《刑场上的婚礼》到《南越宫词》，粤剧电影连续四年在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得“最佳戏曲片”提名，最终凭《南越宫词》将该奖项收入囊中。

粤剧电影《南越宫词》制片人、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徐斌当天在发言时表示：“我们最初拍粤剧电影没想过获奖，而是为了让粤剧这一岭南文化的

瑰宝得到更好的传承。但粤剧电影连续四年在金鸡奖获得提名，这证明了粤剧文化的深度和广度，以及‘广州出品’的品质。”

徐斌介绍，《南越宫词》在2019年6月19日开机，“因为有欧凯明这样早有电影表演经验的‘老戏骨’带领，所以拍摄非常顺利”。但影片在后期制作时却碰到疫情，制作停滞了好久方才重启，可谓“好事多磨”。

《南越宫词》的导演马崇杰和男主角欧凯明通过视频表达了喜悦之情。影片女主角李嘉宜则在

现场分享了自己首次“触电”的感受：“戏曲是舞台的艺术，电影则是镜头的艺术。在舞台上的演绎，我会更注重程式化和舞台张力的呈现；电影拍摄我则更注重把握镜头分寸感，刻画人物的内心。”她还表示，将以各位粤剧前辈为榜样，“用心、用力讲好中国故事，做德艺双馨的戏曲艺术家”。

当天徐斌还介绍，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等合作的《睿王与庄妃》《范蠡献西施》等粤剧电影也在后期制作中。

### 夯实粤剧根本，培养年轻观众

在粤剧领域奋斗了52年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，当天介绍了其发起的《粤剧表演艺术大全》之编纂情况。该编纂工程于2017年9月正式启动，以图、文、音、像四位一体的形式，记录粤剧表演艺术的全貌。经过四年多努力，目前已成功出版《做打卷》和《唱念卷》，其中《做打卷》在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首届张庚戏曲学术提名活动中以高票获奖。即将问世的《音乐卷》则分“器乐篇”“锣鼓篇”“曲牌篇”，融合了对无数珍贵资料的挖掘和大量艺术家的努力，对已失传上百年的官话大调等进行了演唱示范。倪惠英表示，这些追根溯源的工作，是对传统文化的“活化”，也将夯实粤剧艺术的根本。

此外，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苏

春梅和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吴非凡，当天也分享了各自的实践心得。苏春梅近年参与创作了戏曲音乐剧《一代天骄》《洗夫人》《妈祖》。她强调，粤剧发展要“敢于创新”，在保留粤剧传统韵味和表演特色的基础上，大胆探索推动粤剧发展的方式和途径。致力推动“粤剧进校园，学生进剧场”的吴非凡则建议，要推动粤剧传承发展，一要培养年轻观众，让更多孩子心中生长粤剧艺术的“种子”；二要加强对粤剧剧本的耕耘，打造少儿原创剧目作品。

活动中，李嘉宜、吴非凡、苏春梅还分别演唱了粤曲《红豆最相思》《荔枝颂》以及戏曲音乐剧《洗夫人》“凯旋赞歌”选段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满堂彩。

粤剧表演艺术家苏春梅

## 揭秘潮汕方言片《带你去见我妈》：土到极致自然洋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

《南越宫词》女主角李嘉宜



素人剧组

原汁原味刻画潮汕家庭生活图景的方言电影《带你去见我妈》，1月5日晚在广州举行首映礼。当天，影片导演蓝鸿春携主演郑润奇、钟少贤、郑鹏生以及影片音乐总监——玩具船长乐队主唱李奕瀚等，与观众分享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。影片将于今天在全国上映。

《带你去见我妈》讲述了一个潮汕妈妈从反对儿子跟“外省女孩”相恋到最后为爱改变自己的故事。影片80%在潮汕本土实地取景拍摄，70%的对白为潮汕方言，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执着又柔软的潮汕母亲，也展现了一个极具生活质感的现代潮汕乡村。

《带你去见我妈》是导演蓝鸿春继潮汕方言电影《爸，我一定行》之后沉淀三年的续作，主演郑润奇也两次参与编剧并出演两部片中的“儿子”。在《带你去见我妈》广州首映礼上，不少观众赞美影片“接地气”，导演蓝鸿春对此表示：“我们是一个素人电影。

你们说的‘接地气’，可能跟我们找了这群非常契合的演员有关系——他们确实是用他们的生命经验在表达。我们这些演员身上都有很‘土’的味道，因为我们就是在最‘土’的地方找他们，然后我们也用了最‘土’的拍摄方法。”

他举例，片中的“爸爸”“妈妈”经常会拍戏间隙“唠叨”出一些绝妙的段子，他们听到了就会立刻改到剧本里，“虽然总是改剧本会让整个制片组很痛苦，但我们真的很珍惜这些普通人给我们的细节，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反映，我觉得比我们笔上写出来的东西更珍贵”。

郑润奇也透露，片中饰演自己女儿的演员卢珊，“给她几秒钟就可以哭出来，但我‘不行’”。他坦承，跟“爸爸”“妈妈”对戏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更轻松，“因为我们都是很‘土’很‘土’的潮汕人”。

蓝鸿春说：“我们都相信，只要我们拍电影做得‘土’到极致，它反而有可能是‘洋气’了。”